

廣

豐去盪

異

編

印月軒主人彙次

鬼部一

正秋英傳

韓夢雲福清諸生也嘉靖甲子授經於邑之藍田道過石湖山見遺骸焉哀而掩之其夜宿於藍田書舍忽聞異香滿室頃之一童子入門投刺曰娘子奉謁雲愕然則人已立燈下歛衽而拜曰妾薨里之累也委身草莽二年於茲矣君子厚德惠及骸尚靜言感念啣結焉忘百小圖用伸寸報送出袖中彩障一軸以遺之題其

烏啼春夢雲鬢折拜受因詢其家世麗人曰妾楚人也
王氏名秋英澹容其別號也父曰德育元至正間以兵
郎參軍入閩妾從父之任見執強寇至石湖山不忍受污
投崖而死曩者車騎臨况躡踵相從此亦夙世因緣非偶
爾也因與夢雲共談言如懸河夢雲曰卿能詩乎曰惟先
生命於是啟齒微吟曰咄咄復咄咄二百年來滯閩越回
頭往事付空華淚逐西風寒刺骨當時恨不早見幾扁舟
一葉隴裏歸海上風煙暮地起一家骨肉隨流水渺渺殘
魂寄碧雲花開花落古猶今相逢此日無它物贈爾平生
一片心夢雲整賞久之遂中伉儷之私枕上作滿江紅一

閔曰偶度銀河雲時聞雲收雨歇枉做玉簪溪頭一場
轟烈江山風雨百年心家國存亡千里月輝今宵勾引蔓
藤又添淒切煙花耻應難雪雲雨債何時滅只為塵緣把
白瑜玷缺高唐夢裡情如海望帝山中淚成血羞觀看嬌
娥長自在瑤瑤闕比曉起謂夢雲曰妾以感遇之故失身
於君惟君始之終之君之惠也不者曲且在君妾何敢言
遂飄然而去自是數日一至則究校經籍揚權古今意
如也是歲之冬夢雲歸自藍田獨坐於其家之小樓秋
遣向者之童子遺以詩曰朔風振撼似瀟湘滿樹歸
夕陽不見王孫停駒馬唯聞牧豎喚牛羊荒山野水

夜懶髮疎容怯凍霜漠漠陰雲愁黯黯幾時相對一爐
夢雲乃以除夕設主於樓薦以酒饌其夜秋英盛妝飾而
至與夢雲燕飲酒酣凭雲肩作臨江仙一闕曰燈火滿絳
鳴竹爆家家收拾殘年春陽初轉動朱絃金爐香幾縷最
是散輕煙又人事天時又一歲迎春送臘開筵多情杯酒
更烹鮮殷勤斟玉斝相對淚潸然明年寒食夢雲復堆芳難
悉過秋英墳上少頃秋英至設席藉草謳唱相和夢雲以
巨觥酌秋英曰今日之樂千古一時可無片詞以紀盛事
於是秋英乃作瀟湘逢故人慢一闕曰春光將暮見嫩柳
拖煙嬌花帶霧頃刻間風雨把堂上深恩圍中遺事鑽火

留銀都付却落花飛絮又何心挈壘提壺闌草踏青莪路
子規啼蝴蝶舞過南北山頭紙灰綠醅奠一丘黃土嗟漫
角飄零湘陰淒楚無主泉扃也能得有情雞黍盡用聲吟
落梅花又帶離愁歸去因謂夢雲曰妾懷君之子今將免
身矣當產君家食以生人乳少許乃可育於人間也遂與
夢雲並轡同歸夢雲妻子皆安之客有問及澹容前自者
以詩答之曰地老天荒一化人寒煙衰草度芳晨冥冥渺
渺無生死豈有前身與後身其二曰筑筑瘦魄濯寒流駕
為塵緣世外遊莫道此生原不滅生生滅滅一浮漚後
餘塵一丈夫子時乙丑年四月十八日也夢雲妻

喜徧覓人乳以食之於是里人求觀者如堵矣秋莫乃
夢雲曰神奇之事愚者駭焉兒育於君恐招物議妾當
楚寄兒於楚人後十八年圖與相見未晚也乃作留別詩
曰兩年驩會夢魂中聚散人間似轉蓬歲月無情催去燕
關河有信寄來鴻劍沉延浦光終合瑟鼓湘靈調自工它
日扁舟尋舊約夕陽踈影楚雲東遂將兒臂危升屋而去
忽一日遺夢雲以詩曰處處青山叫子規家家乳燕鑄芹
泥獨憐知了，千山外遙望白雲雙眼迷是後每歲巧夕一
過，
善作滿江紅一闕曰暮暑誰收秋聲報梧桐一葉
又聽得蛩泣階除鴈啼沙磧清光正字本無塵無柰妬雲

遊素魄意難忘倏忽駭輪尋舊約柳風疎歡情折芙蓉
冷離愁結這滴滴丁丁不堪苦咽夢魂河漢隔年期骨肉
關山千里別兩關情極目楚山雲龍江月迨至萬曆壬午
遺書夢雲招之人楚曰兒寄湘陰黃朱橋今弱冠矣君得
無意乎妾請為鄉道暇間賦得長相思二篇請教其詞曰
長相思相思長獨鶴高飛九迴翔楚天嘹唳驚胡霜側身
東望淚沾裳思君開阻天一方欲往從之河無梁臨流欲
過川無航江東渭北恨參商安得共此明月光長相思相
思長其二曰長相思相思長寒虫唧唧九迴腸中夜為君
起徬徨期君不至倚胡床衰草澹煙漫隴裏願言載道

靈塘扁舟一葉過武昌身隨鴻鴈度衡陽無令戚戚滯湘
湘長相思相思長是年夢雲不果行明年乃行自洪塘買
舟秋英已先至矣與之同寢處它人莫見也及至湘陰果
有黃朱林竹湘陰豪宗也有三子曰鶴筭鶴齡鶴鳴鶴筭
得之神女叩門授兒忽不見以白布裹兒也而題以血書
曰血書尺帛裹兒抱送君家好護持乙丑之年辛巳月
甲申日壬丑初時關生楚長人非幻陽氣陰胎事亦奇莫
道類鈴難似我思深還有報恩期未書十八年後闖有韓
夢雲來此其子也及夢雲不工相視愕然夢雲具道其詳朱
橋大駭鶴筭持父哭幾不而勝是時鶴筭已婚易氏女不

能從父之聞夢雲遂留

十日而別秋英乃從夢雲去

閩閩士大夫及當道諸公往來王融卜事求詩者踵相接也弟曆癸巳年秋英謂夢雲曰妾以冥敷得侍巾櫛不自韶歎藉藉人間今者賓客如雲若之則事涉漏洩不若若且歸若然亦塵緣已盡吾將從此逝矣夢雲及妻子聞之驚愕挽留秋英亦揮涕而別於是合家皆號慟為之舉喪今遂寂然

遊會稽山記

天順年間有鄒生者名師孟字宗魯慶元縣人年二十一丰姿貌美善會吟咏博學才高素聞杭州有山水之勝

湖之景遂乃令僕攜琴囊書劍以往觀之凡遇勝跡名山
琳宮梵宇無不登臨遊之又聞會稽山以爲天下第一奇
觀遂策馬往遊愛其秀麗下馬步行進不知止頃間斜陽
歸頻飛鳥爭巢人已將哺退不及還正踟躕間忽然叢林
之內燈燭焚炮漏光盈戶生意爲在農所居乃詢其光焉
趨投宿於彼則門戶扃我街衢整潔蒼松翠竹交雜左右
乃一巨室也俄有一青衣童子自內而出詢牛近前而揖
曰失路至此欲假一宿未知尊意如何青衣入報出復命
曰主母已久請先生入內相見生隨之而進只見鬚髮垂
柳麝蘭麝郁引至中堂但見一少年美入盛粧危坐其顏

色如花見生降榻祇迎生女相見禮畢分賓主而坐青
遂捧茶至茶畢美人啟唇致問鄒生質告鄉貫姓名美人
即呼侍妾設酒以待但見殺醴馨香迥異塵俗傍立二美
姬身衣錦繡手執檀香拍板歌天保子詞一闕以侑酒詞
曰金屋銀屏時昔景唱徹雞人眠未醒故宮花落夜如年
塵掩鏡笙歌靜往日繁華都是夢 天上曉星先破曉
滅孤燈隨隻影翠眉雲鬢鬢蘭房空嘆省成非哽無數暮
紅堆滿徑歌訖美人遽止之曰勿歌此曲徒增傷感生起
坐致問口僊娃高姓閩閩何郡郎若何人美人掣感曰妾
本姓花名喚麗春臨安府人也僑居於此二百餘年先

趙德表字咸淳與妾為夫婦十年而卒妾今寡居誓若有人能誅四季宮詞者以稱妾意不論其門戶高下即與成婚香無其人不知先生能之乎生曰但恐鄙陋有污清聽遂濡筆而吟四絕云其一曰花開禁院日初晴深鎖長門白晝清側倚銀屏春睡醒綠楊枝上一聲鶯其二鎖空倦倚長雲斜粉汗疑香濕絳紗宮禁日長人不到笑將金剪剪榴花其三桂叶清香滿鳳樓細腰消瘦不禁愁朱門深閉金環冷獨步瑤階看女牛其四金爐添炭燭推紅碎前瓊瑤亂舞風紫禁孤眠長夜冷自將錦被傍薰籠下筆立成四景宮詞不加點綴美人曰諫出宮詞若身處其地者

真佳作也。妾今年無主形影相弔。妾遇君子才華出衆。妾不違誓願。托終身。君亦不可異心。妾身更無外慕。從茲偕老。求效于飛。生起致謝已而夜靜酒闌。彼此忘懷笑語。歡譁。扶肩攜手。淫情各熾。遂入室解衣就寢。雲情雨意兩相歡。合口送丁香。極盡綢繆。美人就枕上吟詩。一律詩曰。幽閉深宮幾度秋。粧臺塵鎖不勝愁。故園冷落凌波襪。塵世經添海屋籌。陰仇儂諧陽仇儂。新風流是舊風流。追思向日繁華地。盡付湘江水上漚。自是生與美人情好日。每旦令生居於宅內。不容外出。將及一年矣。忽日美人對生語曰。燈前對酌盡此之歡。淳然淚下如雨。生曰。深蒙不

蘇南陽王成雖六禮之未行諒一言而已定僂娥何故發
悲美人曰本欲與君共期借老不料上天降罰禍起蕭牆
今夕此此一歡明朝永別君宜速避不然禍且及君生固
問之美人終不肯言但悲咽流涕而已生以溫言撫慰復
相歡俾美人長嘆吟詩一律詩曰倚玉偎香甫一年團圓
却又不團圓怎消此夜將離恨難續前生未了緣豔質登
成墮意上風流盡化綺羅煙誰知大數問朝畫人定如何
可勝天迨次日黎明美人急促生行生再三留意不勝悲
愴行未數里忽然玄雲蔽空若失白晝生急避林中少頃
雷雨交作霹靂一聲火光遍天已而雲散雨收生復往其

處視之則華屋美人不知所在只見傍邊有一古墓被雷
所震枯骨交加骷髏震碎中流鮮血生大恐懼急尋舊路
回至寓所詢問諸人鄉人言曰此處間有花麗春者乃宋
度宗之嬪妃其墓亦在此山之側生因憶其言所謂姓趙
名榘即度宗之諱名而咸淳乃其紀年又况寧之陵寢俱
在此山而自宋咸淳年間至我朝天順年躍竇在二百餘
年其怪即此無疑矣急治裝具回至慶元縣備以前事白
之於人衆皆驚異生感其異情不復再娶後脩煉出家遊
雲夢各省將家業廢盡遂入天台山再不復返不知所終
矣

趙合

進士趙合貌溫氣直行義甚高大和初遊五原路經砂磧
覩物悲歎遂飲酒與僕使並醉因寢於砂磧中宵半醒月
色皎然聞沙中有女人悲吟曰雲鬢消盡轉蓬稀埋骨窮
荒無所依牧馬不嘶沙月白孤魂空逐鴈南飛合遂起而
訪焉果有一女子年猶未笄容色絕代語合曰某姓李氏
居於奉天有姊嫁洛源鎮帥因往省焉道遭党彘所虜至
此擄殺去其首飾而去後為路人解悲掩於沙內今經三
載知君頗有心義儻能為歸骨於奉天城南小李村即某
家粉榆耳當有奉報合許之請示其掩骸處女子感泣告

之合遂收其骨包於橐中伺旦俄有紫衣夫人躍騎而至
揖合曰知子仁而義信而廉女子咨祈尚有感激我李文
悅尚書也元和十三年分守五原為大戎三十萬圍逼城
池之四隅兵各厚數十里連弩灑雨飛梯排雲穿壁決壕
晝夜攻擊城中負戶而汲者矢如蠟毛當其時捍禦之兵
總二千激厲其居人婦女老幼負土而塗者不知寒餒大
戎於城北建獨脚樓高數十丈城中巨細咸得窺之其遂
設竒定計其樓立毀羗酋愕然以為神功又語城中人曰
慎勿折屋燒吾且為汝取薪積於城下許人鈎上及大隰
稍晦即聞城之四隅多有人物行動聲云以夜攻城城中

懼慄不敢暫安某曰不然潛以鐵索下燭而照之乃空曠
牛羊行脅其城兵士稍安又兩北隅被攻摧十餘丈將過
昏憒群胡大喜縱酒狂歌三候明晨而人某以馬弩五百
張而擬之遂下皮墻障之一夕併王暗築不使有聲務之
以水時嚴寒來日冰堅城之瑩如銀不可攻擊又羗酋連
大將之類乃贊普所賜立之於五花營內某夜穿壁而奮
之如飛衆羗號泣誓請還前虜掠之人而贖其旗納其老
幼婦女百餘人待其盡歸然後擲旗而還之時亦涇救兵
二萬人臨其境肢慄不進如此相持三十七日羗酋乃遙
拜曰此城內有神將吾今不敢敗遂卷甲而去不信宿建

定州一晝夜而攻破其城老小三萬人盡遭虜去以此利害則余之功及斯城不細但當時賞罰無章不得仗節出此城空加一貂蟬耳余間 陵帝大夫舊築一堤將防水潦後三十年尚有百姓及蒲 問周公感其功而秦立德政碑義然若余當時守壁不墜城中之人盡為羌胡之賤隸豈存今日子孫乎知子有心請白其百姓諷其州尊與立德政碑足矣言訖長揖而去合既受教就五原以語百姓及刺史俱以為妖不聽惆悵而返至沙中又逢昔日神人謝曰君為言五原無知之俗刺史不明此城當有大災夫與祈求幽府吾言於五原之事不諧此意亦息其禍不

旬而及笑言訖而沒果如期災生五原城饑死萬人老幼相食合挈女骸骨至奉天訪得小李村而葬之及明日道側遇昔日女子曰感君之義吾之大父乃貞元中得道之士有演參同契積元經子能窮之龍虎之丹不日而成矣合愛之女子已沒合遂捨家寃其玄微居於小室燒之一年能使瓦礫為金寶二年能起斃者三年餌之度世今時有人遇之於嵩山耳

張氏序

楊州鹽商張某陝西人挈少子居旅邸其暫還鄉下寧老僕善調護而卽君既經時僕見其貌殊瘦詢其隨身童子

云每夜深有美女從窓而入未明即去僕謂童子盍取伊
物件為驗童俟女就寢竊一紫羅鳳鞋與僕僕徧訪無所
遇而張生病矣後因縫人某甲至示之以鞋甲愕然曰若
從何得此僕語之故而問焉云去年在巨族某氏為其次
女作嫁時服一日忽有女子立屏間招我度量身材便觀
記其鞋已而主翁怪衣裳短狹減工價謂余誣其女出閨
闔莫能辨也今據此究之即引僕詣其家傳鞋於內託言
為樣求售翁見而驚曰此強吾長女之具必盜墓得之欲
執兩人聞官始吐實翁未信往扣張生生道其姿容服飾
真翁亡女也遂發墓見棺之前已有巨竅若有物出大

啟視之則面色如生一足無鞋矣翁怒而焚之張生德是
病愈

虞秀才

陸次孫家閨門下塘有琴川吳氏僦其旁室居焉其女美
而知書解詞曲雅好樓居倚欄吟眺甚適也既而徙上塘
過期不偶憂思成疾死死後五年次孫延崑山虞秀才廷
阜教子館於此樓一旦戲謂虞曰此吳家小娘子所居餘
香猶在也今君孤眠長夜得無憐而至乎虞年少子聞之
恍然迨夜入房則此女在燈下遂神迷心蕩初與綢繆自
人無夕不至後雖白晝嘗見其在旁久而病瘳自甚其父

亦投徒他處亟來叩之不言固問始吐實云陸次孫嘗我
父驚惋具舟遣歸女已在舟中矣歸而坐卧相隨妻雖同
牀弗能間未幾竟死

任迥

宣和三年京師富子任迥因遊春獨行出近郊酒肆少憩
樂其幽雅未即去店姥從中出回顧內呼曰吾夜分乃還
宜謹視家即去迥竊望幙內一女子絕妖冶心殊慕悅而
難於言女忽整容出眇容微笑服飾雖不華麗而潔素可
愛迥招與坐以言挑慰女曰吾毋赴村中親舍宴席家無
一人止妾獨身耳迥心神流蕩不禁遂縱言調謔命酒具

飲相攜。繾綣薄暮而毋歸。入門見迥在內。忿然作色曰。吾女良家處子。汝何敢無禮相污。迥無詞以荅。但泣拜引罪。父之姥忽易怒。笑曰。汝既犯吾女。無柰矣。當遂為吾婿。則可解才爾。則縛送官矣。迥思已未娶。又畏成訟。唯而從之。姥曰。若爾無庸歸。少留旬日。吾自遣信報爾父母。於是遂請位僮夫婦。殊愜迥。惟防禁甚密。母子更迭守視。不許出中門。但兀坐飽食而已。一夕未寢。連聞扣戶聲。姥啟扉。有男子。婦女三三十輩。扶攜而來。有得色言曰。城內某坊某家。今夜設大筵。宜往赴姥呼女同行。而指迥告衆曰。柰此即何。感曰。階往何害。乃空室而出。迥深憂疑之。而弗敢問。

俄頃到城門門閉已久衆藉、謀所以入燒聲身穿隙而
進衆與迥隨之皆無礙及至市燈燭販鬻與平日不殊到
所謂某家方命僧施法食三大斛衆拱立環繞爭搏取恣
食至於獲奪迥駭曰吾許許乃為思齊始大悟挺身走
入佛座下踞伏不動望視同來者詭形怪狀皆鬼也競前
挽使回迥不應燒與女眷眷不忍釋至互相詆悔流涕唾
罵乃去天將曉此家屏當供器見而驚曰有奇鬼在此取
火照之迥出具道本末迨旦送之歸家家人相視號泣因
一去半年無處尋訪以為客死矣調治數日乃復人形驗
驗故處但荒榛蔓草耳

徐

鬼小娘

福州黃岡人劉監稅之子四九秀才取鄭明仲司業孫女
淳熙初女卒越三月塋於鄭氏先塋之旁既掩壙劉生遽
送客飲於庵中忽一蝶大可三寸又似蟬飛舞盤旋於左
右十數匝劉異之戲言得非吾妻乎倘真途有知當集吾
掌上蝶應管而下集於右手間移刻乃去遺一卵坐客爭
起觀劉呼一婦使藏之且嘆且泣少頃一婢來舉止聲音
全類鄭氏衆初以為狂至曉還家啜然竊窺取冠裳釵珥
被服如所素有仍歷數其夫某處命其異其妾有何過某
僕有何失皆助的不誣夜則登主榻如鄭生時明旦區理

家事而後於莊祖簿書在力親嘗言曰為鬼小娘其父豈田
僕也嘗牙倪女女不復待以父禮呼罵之曰汝去年負我
若干斛何為不償今他僕執而捷之如是五年劉生卒婢
即時洗然如舊詢所見者莫知

程喜真

新淦人王生繼為問問庶民而稍知書最喜觀靈怪積書
鑽高議神異志等書紹熙二年二月出郊遊春忽起妄念
謂往古以來有多少奇怪靈異之事我未之見也今此處
鄉村迥野豈得無之誠願一覩正思慕間一美女信步
前歛容道萬福王問其姓氏答曰我是城中程慶遠家

小名喜真被媽媽嚴切每日定要錢五千如不及
爹打喫受不過不免將身逃竄未有歸處幸遇郎君不知
可能收留歸宅供婢妾使喚否王生方二十六歲雅愜所
望但以父母在堂不敢帶入語之曰我欲權寄汝在守墳
僕家數日却營辦道路盤費相攜去外方穩便團聚汝意
何如女曰諾乃挾與偕行置於所親張官人塚舍三取父
錢百千買小舟載女東下而駐於豫章適宜商販濟時度
日久而消折殆盡女素善針黹自績額篋之屬出售至三
年八月在市坊間坐有雲遊道士過而顧之謂王曰此
女子非人懼為鬼不則今君之身妖氣充滿禍至无日不

可不慮吾能行一。留法書符救人當為任此責即研殊符
符一通付之上。遠即時燕與司命王奉其戒納符於中
女色變股慄俄雷火燁燁從竈中出徑入房室霹靂下
女起大叫王走視之寂無人矣

睢右鄉

睢右鄉海州鉅平人父祖以農桑為業至右鄉獨觀表表
作文賦詩為鄉里稱道年甫二十娶同里房秀秀未幾秀秀
而慧紹興辛未染疫疾而卒塋鬱州東山之阿阿
變殊不能堪月夕花朝未嘗不興念是歲冬與一
山省親過東濱濱朝道傍莊舍遺僕就宿即解書書

扉半掩寂無人聲進抵中堂不聞煙火氣唯小童羅衣於
庭下井坐久饑甚無由可辦食從童求之童入報俄酒釀
畢集一少婦粧飾華美歛容前拜與同席睢愕然細視之
乃故妻也然不敢發問酒數行婦曰與吾夫相別累月痛
念不啻忘雖方悽惶間喜於延納恍如醉夢中弗記其死
撒蝶如平生欲訖就寢繾綣情通當晝亦迷戀遂一住十
日不言去婦忽恠顏言我已別嫁人了君不宜處此睢始
大悟猶與之惓惓共被熟睡既覺則身與僕皆卧於榻邊
之中榭檄之下嗟惋還鄉為之脩設水陸齋以資冥路竟
怏怏成疾以死

崔威

陪陵崔威少習靜家於相州居常葺理園林獨在齋中夜
雷雨後忽有一女子年十六七踰垣而入擁之入室問其
所從來而終無言威疑其遁者乃深藏之將旦而斃威驚
懼未敢發乃出於里內占其失女家須臾有奴婢六七人
喪服行語若有尋求者相與語曰死尚逸况生乎威從而
問之對曰郎君何用問固問之乃曰吾舍小娘子亡來日
自昨夜方殮被雷震尸起忽出不知所向威問其形容
服皆是宵遁者乃具昨夜之狀引至家驗之果是其尸
裳足履皆汚泥其家大異之歸將葬其尸重不可致威

奠酒祝語之乃去

嚴尚書

嘉興優人頗得名勝暮一舟泊其門言湖州嚴尚書相公
招戲促請登舟優從之行食頃至一處華居敞爽陳設甚
豐燭光下冠裳揖遜者二十許輩談吐詳雅皆朝紳逸老
也即席召首優前曰吾知汝輩伎精絕然不可鳴金鼓老
人衰態爾勿訝也優拜命唯謹喧笑甚濃所餽食優人者
亦香潔可口戲方酣一優聞隔窓呼聲心念巨室不應庖
逼太近就隙窺之見庖丁走卒皆竒形異狀或朱其髮或
靚其軀或角而髯或翼而喙其斲刀縷切又皆死人頭足

之類也大駭密以告同儕次第未親所覩皆同優怖無以
為計為首者約戒悉作戰伐以出金鼓齊振呼聲震動座
客並為改容俄而聲甚悉下堂走散燭亦都滅仰視星光
滿天身存叢林古墓之下藉草待旦各噦出夜來所食悉
是人肉其優有醉寐者鼻皆窒泥明旦視墓道云尚書羅
公神道乃國初戶部尚書嚴震直也徒行二十里得人家
告以故人云所見一舟飛渡前港怪舟上人無足乃知羅
郎為鬼迷也

李陶

天寶中隴西李陶寓居新鄭常寢其室睡中有人

驚起見一婢袍袴容色甚美陶問那忽得至此婢
郎欲相詰頃之異香芬馥有美女從西北隙壁中出至牀
所再拜陶知是鬼初不交語婦人慚忤却退婢慢罵數四
云田舍郎待人故如是耶令我女郎愧耻無量陶悅其美
色亦心許之因給云女郎何在吾本未見可更呼之婢云
來又云女郎重君舊緣且將復至勿復如初可以殷勤也
及至陶下牀致敬延止偶坐須臾相近女郎貌既絕代陶
深悅之留連十餘日陶毋躬自窺覘累使左右呼陶陶恐
阻已志亦終不出婦云大家召君何以不往得無坐罪於
我陶乃詣母母流涕謂陶曰汝承人昭穆乃有鬼婦乎陶

云改之自爾留連半歲不去其後陶參選之上都留婦在
房陶後遇疾篤鬼婦在房謂其婢云李郎今疾亟為之奈
何當相與往省問至潼關為鬼關司所遏不得過者數日
會陶堂兄亦赴選入關鬼得隨過其夕至陶所相見忻悅
陶問何得至此云見卿疾甚故此相視素所持藥因和以
飲陶陶疾尋愈其年選得臨津尉與婦同衆至舍數日當
之官鬼辭不行問其故云相與緣盡不得復去言別後
自此遂絕

京娘

章丘暨彥穎以乾道庚寅秋省親臨濟回天色未曉

味真晦謂為日暮求托宿之所得一邱店而居者倦憊房
內一女子推戶欲入問為誰握手不荅且掩其口暨在羅
旅深悅慕其貌又密問之對曰我即南隣京氏處女也知
爾至此故竊相就暨大喜留與其宿未晚促起程因隨歸
里情好轉篤日之曰京娘經歲餘同一家出遊野外見墓
祭者臂列紙錢忽大慟曰未知我父母曾為我添墳上土
否眾駭而扣之不肯言晚歸舍亦默中宵長嘆執暨手曰
我實非人死去已久但精識不泯得以周旋世間與君有
夙契得偕伉儷之歡茲暫請別明年今日當再會面於郊
矣遂趨出不見及期果遇之泣叙睽闊暨挽與歸辭不可

曰會合有時非由我也我便去只遣一僕相隨君不宜生
乃如之僕躡步可三里許抵茂林女人其中有數侶伴出
迎載以驢而逝暨憶念成疾竟致淪喪臨終猶去春稱京
娘不已

裴徽

河東裴徽河南令迴之兄子也天寶中曾獨步行莊側榆
中見一婦人容色殊麗瞻靚豔泆久之徽問何以獨行
云適婢等有少交易遲遲不來故出伺之僕有才思以
詞相訥婦人初不易色亦獻辭數四前至其家邀徽
室宇宏麗入門後闢老婢怒云女子何故令他人事

相過

中寧有此事女辭門有賢客家人問者甚衆有
門徽辭謝舉動深宥士風須臾張燈施幕邀徽入坐侍數
人各美色香氣芬馥進止甚閑尋令小婢子出云裴郎何
須相避婦人出不復入徽竊見室中甚善設綺帳錦茵如
欲嫁者獨心喜欲留會腹脹起湊廁所持古劍可以辟惡
廁畢取果劍紙忽見劍光粲然執之欲迴不復見室宇人
物顧視在孤墓上叢棘因大號叫家人識徽持燭尋之
去莊百餘步瞪視不能言

方悟爾

新繁縣令

新繁縣令妻亡召女工作

婦人婉麗殊絕縣令

悅而留之甚見寵愛後數月一旦憔悴言辭頹咽令怪而問之曰本去村至身方遠適所以悲耳令曰我在此誰如我何第自飲食無苦也後數日求去止之不可留銀酒杯一枚為別謂令曰幸甚相思以此為念令贈羅十疋去後恒思之持銀杯不捨手每至公衙即放案上縣尉已罷職還鄉里其妻神柩尚在新繁故遠來移轉投刺謁令令待甚厚尉見銀杯數竊視之令問其故對云此是亡妻棺中物不知何得至此令歎良久因具言始末兼論婦人形狀音旨及留杯贈羅之事尉憤怒終日後方開棺見婦人化羅而卧尉怒甚積薪焚之

顏鬼子

南京浦口守禦指揮顏生者弘治初轄漕舟入京阻風於高郵湖有漁舟過之呼市其魚覩舟尾一女子絕豔年可十七八雖衣珥不完而其足纖甚顏心動呼漁翁問之翁曰是某幼女亡母無依因與借出命女登船舷再拜顏以二帊賞之既去思之不置命旗甲往採之曰汝肯舍此女為吾上作人乎翁曰弱息隱忍下是異大貴人其誰敢拒遂命顏大喜即以二十金聘之翁送女入舟歡飲而去其女賦性婉順舟中人交慶以顏之得其妾也抵京後事挈之歸其母與妻又悅而厚待之歲餘生一子其夫人尋卒

以力為下室姻族號為賢婦女每朝粧必閉門塞竇絕
令人見一日顏未明而出女叱其婢將兒出外吾欲梳
婢疑而窺之見女兩手取其頭置膝上梳粧粧畢後置於
項却後故態而坐婢驚走白大家夫人鬼也其母不信叱
罵其婢婢言不敢妄也乃拉其母同觀果如所言母悔以
告顏且曰此妖物盡謹避之顏大不樂曰母嫌我妻正言
誚讓可矣柰何發此不根之詞母曰非也女當自觀明
顏佯稱他出潛歸伏閤外而覘焉果見此女手取其頭
案上替花郎大呼排戶以入女倉皇遽入牀下而隱
首人謂體也急取其子驗之無他異後一年復以

高郵覓漁翁已不可得問之同儕云初此女附板橋
至日云渡舟翁留之而托言已女也正德中顏生過其地
忽大風晝晦有頃而霽遂得疾歸卒於家人復疑其為鬼
所致云其子今讓父官人目之曰顏鬼子

七五姐

房州人解三師所居與竇秀才書室為隣一女七五姐自
小好書每日竊聽諸生所讀皆能暗誦其父素嗜道教行
持法書女遇父不在家時輒亦私習年二十三歲當淳熙
十三年九月招歸州民施革為贅婿革留未久即出外作
同至十五年四月通三師書因寓密信告其妻曰我在汝

守日為夫人丈毋凌辱百端况於經紀不遂今浪跡汝寧
府汝獨處耐靜勿萌改適之心容我稍遂意時自歸取汝
女觀畢掩泣即日不食奄奄如勞瘵以八月死革不知也
後兩月正在遂寧旅舍忽見女來驚起扣之曰自房陵抵
此千里之遙汝單弱嬾人何以能至答曰緣接得汝書後
愁思成疾父母不相憐惜反行責罵已寫一帖子置空中
託言投水切莫相尋由是脫身行乞受盡苦辛兩脚皆穿
僅得見爾革視其經行霜雪中衣履破碎拊之而哭攜手
入房飽以肉食及買衣與之遂同處於彼革資囊頗贖
紹熙二年冬欲與妻還三師家堅不可乃還歸州明年

月解師隣人田子驚言七五姐亡去三載何由得生身却
在此女曰我詐父母亡赴水而潛來訪施郎非真死也田
大感訝仍不欲書言及房陵為三師道所見三師不信但
舉女樞火化尸朽腐矣四年革遷居荆南明年解三師始
聞之遣男持書信驗視見革與妹情甚好洽住數月相率
來房州解氏喜置酒召會講說諸親共云七五姐不卒大
逝於今七年且又焚化了此殆精魅假託將必為施郎不
利宜思其策三師心為動明日招法師來考治女怡然自
若法師書符未成女則書一符破之法師再書靈官捉鬼
符女作九天玄女符而之法師不復施他技撫劍顧之曰

汝的是何精靈耶女曰我在生時盡讀父法嘗又於夢中
蒙九天玄女傳教我返生還魂之法遂得再為人求得佳
世吾常有濟物之心亦不曾犯天禁忌爾過愆甚多有何
威神治於我法師不能答而退女見父母親戚如初慶元
元年解氏盡室游翫郊野到女塋處漫指示之女大笑反
走入山鬼乃絕

廣鑑異編卷之三十三

印月軒主人彙次

鬼部二

王煌

太原王煌元和三年五月初申時自洛之緱氏莊乃出
春門二十里道左有新塚前有白衣姬設祭而哭甚哀
微視之年適十八九容色絕代傍有二婢無丈夫侍婢
小娘子秦人既筭適得東裴直未二年裴郎乃遊洛不
小娘子訝焉與某輩二人偕來到洛則裴已卒矣
於此故來祭哭耳煌曰然則何歸曰小娘子

歸頃婚禮者外族其舅已亡今且駐洛必謀從耳煌
曰煌有正官少而無婦蒞居維氏亦不甚貧今願煌
試為答違婢笑徐詣姬言之姬聞而哭愈哀婢牽衣止之
曰今日將夕矣野外無所止歸秦無生業今此郎幸有耳煌
官而年少行李且贍固不急於衣食必欲他行捨此何道
若未能抑情從變亦得歸休齊何不聽其言耶姬曰吾結
髮事裴今客死洛下綢繆之情已隔明晦粉身碎骨無謝
裴恩未展哀誠豈忍他適汝勿言吾且當還洛其婢以告
煌煌又曰歸洛非有第宅決為客居於維何傷婢復以告
姬顧日將夕歸無所抵乃歛哀齊煌言禮欲申哀咽良久

煌召左右飾騎與煌同行十餘里供宿彭婆店禮設別榻
每聞煌言必嗚咽而泣不敢不以禮待之先曙而到芝田
別業於中堂泣而言曰妾誠陋拙不足辱君子之顧身今
無歸已沐深念請備禮席展相見之儀煌遽令陳設對食
畢入成結褵之禮自是相歡之意日愈殷動觀其容止婉
婉言詞閑雅工容之妙卓絕當時信誓之誠惟篤而已後
數月煌有故入洛洛中有道士任玄言者奇術之士也嘗
與煌善見煌顏色大異之曰即何所偶致形神如此耶
曰納一夫人耳玄言曰所偶非夫人乃威神之鬼也
逾絕尚可生全更一二十日生路即斷矣玄言亦

救也煌心不悅以所謀之事未果白衣道人請歸其意尤切纏綿之思不可形狀更十餘日煌復入洛遇玄言於南市執其手而告曰郎之容色決死矣不信吾言乃致如是明日午時其人當來來郎死矣惜哉惜哉因泣與煌別煌愈感之玄言曰郎不相信請置符於懷中明日午時賢靈入門請以符投之當見本形矣煌乃取其符而懷之既皆去玄言謂其僕曰明日午時芝田妖當來汝郎必以符投之汝可視其形狀非青面耐重鬼即赤面者也入及坐汝郎郎必死死時視之生死耶即死耶其僕潛記之及時煌坐堂中芝田妖果來及門煌以懷中符投之立變面為耐

重鬼、執煌已昏矣問其僕曰汝主柰何聽妖道士言令
吾形見及梓煌卧於床上一踏而斃日暮玄言來候之煌
已死矣問其僕曰何形僕乃告之玄言曰此乃北天王右
脚下耐重也例三千年一替其鬼年滿自合擇替故化形
成人而取之煌得坐死滿三千年亦當求替今既卧亡終
天不復得替矣前覩煌屍脊骨已折玄言泣之而去此傳
之僕人故備書焉

褚必明

鎮江褚必明醫人也少集拳手弗偶乃棄儒業醫學
岐黃之精茹察藥餌之君臣遠近迎接者絡繹不絕

稱國手云正統乙巳因視疾往遠村歸抵中途天色已暝
俄大雨如注雷與電交作風送雨聲悽必明甚怖不能前
進俄見路傍一叢林蒼鬱可依疾趨避之至則昂然一居
所且燈燭有光必明見之大喜過望隨扣其門忽見一丫
鬟秉燭而出問曰客何來必明曰夜深迷路且值暴雨欲
假宿耳丫鬟喏喏引至中堂入報少頃一女盛粧出迎花
容麗西子月貌賽姮娥丰采動人異香滿室年可十八九
接必明叙禮畢坐分肩主言詞舉止悉中矩度茶罷女起
問曰官人尊姓閥閱何居必明揖曰僕本郡鄙人以醫為
業因遠視疾迷路至此暫借貴宅一止宿未審容否女即

半昔之既而泣下曰妾早喪嚴君鴛幃失偶即今春秋十八矣每因時而感嘆恒覩物以傷情詩云趨：阜冬嚶々草蟲微物遇時常能感興矧人為萬物之靈反獨守閨房而空老耶妾之慨嘆者始此耳必明聞言大悟乃徐言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青春易失良晤誰期且男女居室人之大倫故詩咏閨雎易首咸恒河間女子非不足稱而西廂佳人尤企仰止耳娘子年芳美貌何患無配倘不棄生敢效魚目之混珠也女笑而謝曰誠良緣事出天定非人耳即攜生手共至墮榻見壁中挂採蓮曲一幅曲乃其所自製者生朗誦之曲曰采蓮朝下湖西曲短袂

粧束小紅艇子駕雙橈蕩破搖搖鏡光綠荷葉
雲兜兜兩兩護波紋荷錢却喜似儂鈿藕絲
湖頭昨夜西風雨沙嘴新添三尺水翠倒紅翻
相向愁波心半露青蓮子采蓮復采蓮回舡
止迎浪不惡歸去邊只嫌明月上明月團圓
湖水秋清光滿面照人羞郎家只隔湖南宅
咫尺橫波日夜流湖南後湖南彼岸石頭巖
欲上無由上掩面空自慚閣誦既深替其妙
遂解衣就寢極其歡美彼此纏綿之私情尚
有不待言者久之女復請曰與君一夕夫妻
猶勝百年姻眷君正日過此毋忘舊情可也
生心疑其言已而聞雞鳴聲女解起衣生復
就睡夢中

不覺一張目但見天色爽明日光映體亟起視之乃坦卧於一荒塚間焉

三趙失舟

淳熙十二年宗室中有叔姪三人自臨安調選歸其所居同邑當四五月之交共買小舟經吳興過溪中一灘日午風大作天色晦冥若有物執其柁即時淪覆幸水淺得不溺死既達岸茫不知為計俄一籠漂至前視之則叔勅執袍韉之屬雖遭滄浸畧不汗濕叔甚喜二姪泣曰叔無所憂惱柰我等何繼又一籠至二姪文書在焉日已暮宿村舍凌晨徒步而出見田父荷鋤治地望其舍

之告以故汝曰何不往問趙法師可知底蘊且語其居處
遂行訪問亦宗室素相善者趙歷扣曲折云被爇乃小川
川瀆何能壞舟舡必有異吾行制神鬼術當相為考召立
可見矣作法纔畢鬼物已盈家其為首者蓋向所遇田父
也趙責數之仍索舟中物一一皆在悉為此鬼家屬服用
若郡城所謂冠珥首飾則婦女掩為粧具趙怒罵曰汝既
溺人舟又竊取所齋安得逃罪欲行繩治次對曰某忝為
當界土地前此數日被城隍司公牒指名覆此舟諸物皆
據牒交領惟三人誥命乃書制非籍中所載物旋送還之
矣牒尚見存可以驗視趙取而明之竟無以罪於是釋使

去

僊隱客

漆梁士人林森字秀實攻苦讀書汲汲以功名為念惡城
市喧雜於村野營一室每夕脩業至三鼓忽窓下有人聽
其音則女子也呼曰功名富貴真難致讀書中夜何曾睡
時月色明潔傍無僮奴知其為異叱之曰汝何鬼耶故以
羊夜來相戲侮笑曰我乃南陵仙隱客吾父令汝為君婦
森望其容儀甚美啟戶納之而出語詈責女曰無用生機
心我只是南陵王知縣女先人已沒有遺文在此處
學思奮故命我嫁君吾家更無他人至於以室女

媒自獻用是不欲白晝來因出一紙書示森意其
也森年少介處喜於得配遂留共寢至旦而去自是不聞
朝暮或經月不窺外庭森如醉夢迷罔了不復覺其所屆
往來踰年生一子森因拊拊嬰孩謂女曰我歸為汝家婿
而不一到汝家宅於心常不安盍偕往乎女不可森始疑
焉自念昔聞盧充幽婚得無近似即訪於近隣聞王知縣
宅安在皆曰不在此惟有女塋於南岡上今二十年矣森
拉其人同詣墓次見一竅如鼠穴穿徹於中懼而歸舍女
正卧床上憾之森具以所見扣之默無一語若有愧容挾
兒徑出森買酒奠其墓且以石窒穴泣而別去明日還城

揚州興化縣士人孫木與五六友乘舟夜行至水窪無人處一白衣男子求載眾念此地非人跡所經寧有夜半附舟之理必異物也因給之曰請下舡但舡中人衆必警則舡艙內乃可容男子曰亦可泊舟登焉甫入眾聞板聲遂入舡覆且卧其上以壓之至五鼓求出曰我有事之親者處乞停舟先登眾不應即漸天曙於內大呼求出眾聞不應至日高啟艙視之不見白衣乃得大槌鑿舟一處遂供早膳矣攜詣揚州市肆易酒寸尊肉豆動

龍其難忽失去不悟其魅也他日木又以事其地白
衣如前求載衆乃令其入艙乃笑曰爾又要將我換酒乎
衆大笑雖亦揶揄而去

張生

張生餘慶年十四其老家奴王某有女年十三絕美嬌
相得遂有巫山之講且曰吾它日為官則以爾為次夫人
其女還往因借至十六忽有孕欲產其父不知其為何人
種也叱責其妻何為不守視其女以此今其夫家刻期
成婚矣奈何母亦不論其故父怒甚鑽之一空室子緹一
緘令自縊女啼呼乞命而人莫能勸止者遂就死焚其屍

得見馬象共嘆惜餘妻復飲泣而已然家衆多知者
惟乃祖卽中舍約伯父母不之覺此老乃以其妹嫁太宗
是後餘慶時見此女紅裳綠衣於靜中現形如此非一
及餘慶將娶又見女來賀曰大舍成親乎吾當以一白羊
贈及成婚三四旬枕下忽一人臂扶之以為妻之臂也問
之答云無有餘慶心知為女不敢言此後密室獨處往
見 妻來然不及亂追病瘵且死頻盛粧而至至則登
求 爲乃不能推乃祖延一道者教以脩煉術夜半獲
楊 聞其夢中 以道 道者曰君欲成事
三

乃翁前三月必調攝見效而君有此實業
計十二也道者向空祝曰若張生與以
陽壽合終今夕再至不當天則舍之而去其夕餘慶
此友至力求數好餘慶堂以釋之九三夕不肯就
自亡年僅二十九

書廿七

閩中士人王克己居華亭以教學為生淳熙初有宗室趙
通判在烏戍約之為館客久未得往因閑步一嶽廟遇一
婦人緩行綽約明媚一女僕持小青蓋仍挈合諧列位再
拜焚香畢率而出是日適無他人遊玩王生隨以行可數

十步婦人回顧曰先輩何姓王驚喜拱答曰竟已姓王徐
問娘子為誰氏笑而弗應俾視所持扇上有書廿七二字
王疑非良家且人無姓也曷者未及詳語婦人取香合付之
曰欲此物否曰幸甚既得之婦徑前進度一里所入小寺
人跡稠雜遂失所在婦容顏色端重雖與客及耐報略無
蕩心而王迷念頗切殊往來於方寸不置後數日趙方遣
僕馬持書來迎牘背批廿七日始大嗟異旋書館每捧
香合常置几間家婢送茶至生童處訝其物全似主母
時柩中者歸言之趙取驗視信然亟詣王扣所從得初
諱隱建於再四多為遺迷曩日所親問其服飾狀貌

亡妻小寺者敢塗處悲惋啜泣趣議舉塋啟殯之

棺

來儀

高郵張同知世文有奴子來儀年弱冠使之運小舟請客中流旋風大作舟幾覆衆為懼然居數日忽見空中一女子身首皆作宮裝自空而下云我天仙織女也愛汝俊少欲為夫婦來儀不從欲執而鞭之久之乃去明日又不至至者二僕者青衣小帽號曰先鋒一名張寶一名王友先令二僕下報或持書一封曰仙姬至矣如此非一口張公里中有王氏女以夫貧不娶夫死自縊而死張嘉其節為

言於有司欲表其闇自意此童子得非因王氏之故乃為
怪耶言才已此方郎言我王氏閨女也感汝意厚故來就
汝汝河用固辭童應不從張乃為文祭女言汝從一而終
方有鄉曲之與奈何為此自污將為人唾罵或他鬼託汝
以假名亦不可不訴諸天曹治之祭畢不復至

鬼國母

建康巨商楊二郎本以牙儈起家數販南海往來十有餘
年累資千萬淳熙中遇盜於鯨波中一行盡遺害楊
水得免逢一木抱之沉浮自分必死經兩日漂至
塔而登甍信脚行抵入一洞其中男女雜沓

抵多裸形而聲音可辨認一婦人若最尊者稱為鬼
侍衛頗衆駭曰此間似有生人氣遣小鬟出探則見楊遽
走報母令引當前問之曰汝願住此否楊自念無計可脫
姑委命逃生應曰願住母即分付鬟為治一室而使為夫
婦約僅二年久飲食起居與世間不異嘗有駛卒持書至
曰真仙邀迎國母請赴瓊室即命而出自此旬日或一月
必往其裏悉從楊獨處洞中他日言於母乞侍行母曰汝
是凡人欲去不得如是者累致懇忽許之飄然履虛如
飄煙雲至館守傳尊態敬陞為豐潔主者占位而坐鬼
母真楊伏於桌幃戒以屏息勿動移時真罷乃焚燒楮錢

漸次聞人哭聲苦聽之蓋其妻子與姻戚也楊於桌
嘆家人名皆以為鬼物交口唾罵唯妻泣曰汝沒於大海
杳無消息當時發喪行服招魂卜葬今夕除靈故設水陸
做道場追薦何得在此莫是別有強魂附託邪楊曰我真
是人原不曾死其道所值遇曲折方信為然鬼母在外招
喚繼以怒罵然不能相近少頃寂然楊氏呼醫用藥調補
幾歲頃狀始復故乃知佛力廣大委曲為之地楊至紹興
中猶存

陳秀才

汀州陳秀才紹興中游學抵餘干入縣庫賦性意樸而

業又高邑中二富氏子弟皆勤苦篤志慕其才諳與交游
遂延到書館踰三四年不言歸名濡章彥聖知其有父母
語之曰離鄉力學此意固可尚然遠捨庭幃屢喚不還何
以副倚闈之望陳但唯唯終歲不暫出門戶朋友邀之行
樂亦不肯從或勉強陪隨旋踵即返人益證其謹飭初不
他適慶元三年二月忽訪彥聖求屏却諸生拜而請曰聞
俗娶婦至難况於寒士其所以久於外者倘婚姻成遂誓
不南轅聞吾王家有李女欲擇對仗先生一言立可得矣
彥聖駭怪曰彼家原無笄女若託身其舍館不應萌此念
豈病狂耶陳毅然作色昇那敢妄其女蓋常相窺覘彼此

屬意已久即探袖取衣巾帕篋數種曰此其所與者也彥
聖不得已為請富氏審訂居實知為鬼迷富氏子弟皆不
復可留命僕治行李厚其資賸遣之出回視卧榻若對
婦人道離別語哽咽不能去纔行狂疾大作叱送僕退擲
裝囊於市橋石欄干邊危坐七晝夜不飲不食縱值風雨
亦不動推衆士慮其死亡且惡傷同類列狀白邑宰蔡初
使傳舖遞押歸汀州蔡不聽置之於齋中迄今神采如舊
富氏言數年前有一寵妾終於彼處陳之所遇者蓋其異
去

縣大小娘子

吳興孫提舉家居臨安既沒之後妻與二子五女孤弱同處女皆美色長者先亡第四女為同宗卷女第五女流落於永陽縣王後院乾道元年浙西大疫孫兩子并婦及弟二弟三女死焉妻慮禍未艾以為長女墓不吉所致遣所親少年魏二官人往新市舉焚其柩魏既至以告守菴老尼尼勸止之曰今年天行熾毒誰家不壞人口大小娘子入土數載幸自寧帖豈忍無故破墓其朽骨以起泉下之冤憤魏曰吾亦何心但奉官命為此詎容坐回尼閉拒再二不能過乃曰待與尼說明旦來可也魏莫能曉所言姑應曰諾遂去此女蓋自葬之後常夜出至尼房問說

酌谷聽其誦經迨至四

是夜亦至尼告之曰有一

因緣不廝當頗知之否女曰吾固知之煩師說與魏二吾
門災咎於教當然非我立墓所作望令歸自我母為罷此
後如不動瘞冗却自保護兩妹教他安寧尼許之至明日
具以語魏魏笑而不信曰烏有此事汝妄撰造嚇我耳
喚工僕將力尼又請申一夕之期纔入夜女已至曰
二不聽我語但一任渠所為魏竟詣彼處掘塚斧其柳
揭蓋板女奮身起坐顏貌如生注目視魏發聲大笑魏
慄如仆良久稍蘇急焚香謝罪復掩其柳孫氏之病漸
愈

高氏婦

蘇陽柴步龍安寺原有高氏婦影堂不記何時所立寺輪
檢童行分職香火紹興三年當安淨者主之悅暮畫像因
起淫泆之想每夕禱之曰娘子有靈不惜垂顧如是累旬
一日黃昏後忽見婦人身披素衣立於佛殿角顧之曰亦
我者乎安汝不識也敢問為誰婦曰無用見誥我今宵
錯到此尚無投跡之地淨曰茲不爾辨正恐不如意耳婦
曰但得相容一身又何所擇淨即邀入其室請暫寓止婦
曰既占汝床汝却宿何處曰不敢言是時房內無燈遂相
與同寢聞五更鐘聲遽起約今晚再會往及半月淨頗疑

其所從來且未嘗分明觀厥狀一夕至差晚適明燈在
婦問何故有燈曰方書寫着經文疏了即便去之淨姑得
熟視全與高氏像同燈既滅乃扣鄉里姓氏不肯答淨曰
豈非高夫人乎婦曰何必苦苦相問我平生本端潔之人
緣汝祝禱不已故爾犯戒今既相認誼難後來料因緣只
止如此耳亦情分太淺薄矣隨語不見自是遂絕

閻庚

張仁亶幼時貧乏恒在東都北市寓居有閻庚者馬牙齒
子之子也好善自喜慕仁亶之德恒竊父資以給其衣食
亦累年矣荀子每怒庚云汝商販之流彼才學之士於

何有而破產以奉仁。亶聞其辭，謂庚曰：坐我累，君今將適。請白鹿山所勞，相資不敢忘也。庚又為仁、亶胥附之友，心不忍，以謂仁。亶曰：方願志學，今欲偕行，仁、亶竒其志，許焉。庚乃私備驅馬糲食，同去。六日至陳，留宿逆旅。仁、亶舍其內房，房外有牀，久之。一客後至，坐於牀，所仁、亶見其視瞻，非凡，謂庚自外持壺酒至，仁、亶以酒先屬客，客不敢受，固屬之，因與客飲，酒酣，歡甚，乃同房而宿。中夕相問行李，客答曰：吾非人，乃地曹耳。地府令主河北婚姻，糾男女，脚仁、亶開視其衣裝，見袋中細繩，方信焉。因求問已榮位年壽，鬼云：亶年八十餘，位極人臣，後問庚，鬼云：庚命貧，無位，祿

仁直問何以致之鬼云或絳得佳女配之有相當能得耳
今河北去白鹿山百餘里有一村中王老女相極貴頃已
絳與人說當相為解彼絳此以成閻侯也第速行欲至其
村當有大雨濡濕以此為信因訣去仁直與庚行六七日
至村遇大雨衣裳濕汗乃至村西求王氏舍焉款門久之
方出謝客云家有小不得意所以遲遲無訝也仁直問其
故云已唯一女先許適西村張家今日納財非意單寡此
乃相輕之義已決罷婚矣仁直等相顧微哂留數日主人
極歡仁直乃云閻侯是已外弟盛年志學未結婚姻未
辭以田舍家然有母色仁直固求方許焉以馬駝

為贊數日成親畢留閭侯止王氏仁直獨性主入贈送之
其後數年仁直遷侍御史并州長史御史大夫知政事後
庚累遇提挈竟至一州

賣魚吳翁

燕京中瓦市賣凍魚吳翁與一子并婦同居晚得孫女醜
兒愛之甚適周醉翁死淳熙二年三月婦在門洗衣聞人
呼聲舉頭則翁也死已九年矣婦昏々如醉全不省記翁
問小乙何在曰出市賣魚矣翁曰我今在湖州市第第窮
邊做經紀將汝冷魚刀來婦取與之間醜兒所在指示之
翁呼其名隨仆不省翁亦不見矣急喚夫歸醜兒已死翁

人於德壽門外遂將女柩葬翁墓下吳生欲驗翁踪跡
後三日往北關訪之入茶肆問一媪曰有吳翁賣魚今日
不來情涼棚下大紙傘曰是其坐處也遂日極賣得此老
數日前却抱得十歲一個女兒來央我與他梳掠吳云其
所居何處望告我我與有親欲見之媪曰不曾詢他住址
但每日拂曉來過午即去吳悵然而返及北關已閉門乃
往同行鄭二家告之故不覺淚下鄭曰世間安有是理汝
且寬省莫成狂痴留之宿明日復詣茶肆少焉望見翁首
戴一盃左手携醜兒醜兒挾三脚木架來吳趨出呼翁
不容即携女去吳起逐之行急則翁亦急行緩則翁亦

常相隔十步許值軍人負草來隊伍寨望遂相失
奈肆肆媪云吳翁原來是汝爺適怒告我云極怪汝不喜
相見所以走去吳還家與妻言欲與偕往冀得再遇一守
一逐當可及隣里止之曰汝只為一女故如此安得死人
能出賣物宜一切割斷勿復為念吳乃止越兩日別有軍
卒款門語其妻曰吾營寨在龍山白塔畔寨前賣凍魚吳
翁借我來說今索女孩兒衣服青羅衫紅絹中衣并紅鞋
之屬妻記亡女實有之喜甚消息真實挽卒少駐俟夫歸
辭曰吾身隸兵籍今日營中糧不敢留汝家自送往可也
卒去而夫歸迨旦夫婦請龍山逢時卒邀與訪翁於所館

張木匠家尋之張指小室曰在此宿今日恰北出似聞欲
入城取孫女衣服且問其翁女狀貌張言其狀儼是乃由
由赤山埠尾逐之過淨慈寺遇鬻紙者適相熟試問之曰
一老翁領一小女來女要紙摸與之去未半里吳亟奔逐
望前竟不見拊膺而歸隣人相勞苦之又勸焚其骨以絕
妖妄是時寒食因上塚故瘞視之唯存兩空棺翁女之尸
皆無矣其後影響遂滅或以為尸解云

南陵美婦

邑治大門

宣之南陵在漢為壽谷縣古邑也民某生者貌甚醜
之傍開酒店嘗以月夜出戶逢美婦人若自室中

生即與笑語時東平郭堯高叔為宰生謂姬妻浪遊來敢
應婦人前執其手徑趨店內生固市井屠沽而迷於色便
留之寢旦而去他夕復至如是數月每至必有贈餉初得
錢父而攜銀盞浸二及於餅壘所獲不勝多益疑為腐主
家物然貪才溺愛不以為虞因往郊西行幹遇道人乞錢
見生顏色枯燥語之曰汝满面是邪氣將死於鬼手生驚
悟弗隱盡以告之道人就近舍求紙三寸許書一符使貼
於房門是夜聞婦人怒罵曰我以至誠待汝汝受我物亦
不薄將終身是托何乃遽起妄心一旦如是我非畏符不
敢入以汝背恩忘義誓將棄汝即怖然而去經數日復扣

門言曰汝不義已甚使人不堪明日夜當治汝又去生始
大怖坐而須曉始徙於他房由此遂絕

周氏子

鄱城周氏子未娶獨寢處門下一室讀書抗志勤苦一夕
夜過半有隱士着道服杖策窺戶稱姓名備謁其狀竒古
美鬚髯對坐相賞良久乃去如是踰月不以風雨輒來忽
挾一女子至容色倩麗衣履華好立侍於側隱士笑曰看
嘉君少年而力學若此前程未可量故攜小女來奉伴於
是二人鼎足坐隱士旋引去女令周吹燈解衣登榻隱士
絕跡而女夜夜來嘗持一物饋周曰是熊膽也服之最能

明日可夜觀書周受而食之出入期年形體消瘦父疑而
詰之始不肯言加以怒罵乃備述底蘊父即日挈之徙舍
招醫診視云元氣耗散矣月十日將不可為遂進以丹
補煖之藥歷時乃安

張京安

貢士張某知浙之遂安縣其子京安年十五隨之官有處
州通判王君者安慶人以稽糧下遂安張侍留坐從容問
幾男子張言有子京安乃曰君它日令請御中一見既竣
事還處州張遣京安見焉初甚喜問婚配未答云已聘某
氏即慘然不樂曰已聘乎出文房具為信而遣之

解其意是時通判有女年十六以懷春不遂而病欲以歸
京安而不諧也其女不久竟卒停柩於承天寺有學子李
生者嘗攜書自館中歸見一女子立於寺門招與揖問郎
君誰家李生以告乃曰姊何姓曰姓陶寺隣東家子也聞
子未婚能同吾啜茶否子辭以歸飯曰我同子歸因相
戲謔遂挈返舍父母不見也而生獨狂坐痴語忽忽如醉
如此數日父問之不言父而去稍甦至即復然他日父
伺其醒問之荅云陶氏女相邀交接不病也父乃扣寺
門覓之無所謂陶氏者散步僧室則有王氏女柩名
而其旁有桃一株乃其所托而稱陶氏者也猶告

之女父痛一子致崇具牒訴於知府知府大笑以告王
令舉柩焚之其狀儼如生人蓋此女一念不諧誓以死
而冥中猶能畢其愆債而息云

王上舍

建康王上舍以政和六年元夕與三友同出府治觀燈三
友登山棚玩優戲王獨在棚下不肯前邀之弗聽蓋意有
所矚見一姬緩步一女僕隨之衣不華妝不豔而淡靚可
喜顧王微羞整飾冠若欲偷避王逼而窺之始撒幕首巾
回面而笑王將與之語為友所牽莫能遂於是偕入委巷
行人絕稀姬復在焉而友無所覩王託如廁押身相躡情

思飛揚因就與姬語姬曰我知君雅意但以寡居一第無
男無女只小妾同居蕭索之情不言可知君果有心異日
願垂顧王曰吾方寸已亂何暇遷延攜手將與綢繆四顧
巷陌燈燭車馬略無可駐之地念市橋下甃石處差可偷
期乃野合而別道其所居某坊明日往詣姬出迎贊其有
信留止通宵買酒款適王暫還學宮無日不往倘有故失
期則飲膳俱廢浸以靡劣向之三友固詰其曩游具以告
友曰此為妖異不言而知勿復沉迷以全性命可矣王
醉而醒強自抑遏姬忽夜造其所責之我不幸已矣
奈何中道相棄王第詞謝姬留歡如初王覺

思與之絕乃從友寄寢文夢其來竟病風淫而卒

張守一

張守一為大理少卿平反折獄死囚出免者甚多後有白頭老人詣前拜謝曰某非生人明公所出死囚之父也無以報德僅有防身之求或能致耳俄有詔賜脯城中縱觀守一見士人家女甚美悅之計無從出試呼前鬼問曰能為我致否曰此易事然不得久纔可七日而已遂營靜處設帷帳有頃而至女驚曰此何處守一及鬼在傍給云此是天上因與款昵情愛甚切至七日鬼復掩其目送還守一私覘女家云女郎卒中惡不識人七日而醒

土乙

臨汝郡有官渠店店比半里許李氏莊王乙者因赴集從
莊門過遙見一女年可十五六相待欣悅使侍婢傳語乙
徘徊槐陰便至日暮因詣莊求宿主人相見甚歡供設亦
厚二更後侍婢來云夜尚未深宜留燭相待女不久至便
叙綢繆事畢女悄然忽病乙云本不相識幸蒙見招今叙
平生義即至重有何不暢耶女云非不盡心但適出門
垣而墻角下有鐵爬爬齒刺脚貫徹心痛至不可忍便出
足視之言訖辭還云已應必死君若有情回日過訪以
幽魂耳後乙得官東歸塗次李氏莊所聞其女已亡

持酒饌至殯宮外祭之因而痛哭須臾見女繼續
乙乃伏地而卒侍婢見乙魂魄與女同入殯宮一家
為冥婚焉